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王小妮 集

我的纸里 包着我的火

徐敬亚 / 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 / 王小妮著；徐敬亚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10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王小妮集 / 谢冕主编）

ISBN 7-5313-1631-5

. 我... . 王... 徐... . 诗歌-作品集-中
国-当代 .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2390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89千字 印张5 2 插页：2

印数：1—6000册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姊昕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1631-5

定价：15.80元

1996 年秋, 在深圳。





1980年春，在吉林大学文科楼前。

1982年春，与徐敬亚在北方林中。





1985年冬，与儿子怀沙在深圳风中。

1983年春，在贵州遵义诗会上。





1990年冬，与徐敬亚在深圳家中。

有10年了，我很少看到报刊。谁偶然寄我，我就看见谁。

现在，我鉴别好的文字的标准越来越简单。我要看那写作者是不是在“跬文”，是不是在“玩人”？我看他有没有准备，有没有底力把他真的东西拿出来。

诗，绝不是深沉的、观念的产物。特别是今天的诗人，必须像躲避病毒那样，抵御理念、潮流和时尚的侵入。而我看到的很多，恰恰是一些“玩人”的病毒。

一个人有多少智慧，就是多少智慧。诗人应该以潜在的个体意识吸纳万物。诗人必须小心地释放自己。我一直主张诗的自然与流畅，在最平实的语言中含着多少

东西，是一个诗人的本事。生硬死涩的，总不是纯净的艺术。外在的东西像过期唇膏，能打扮一个人几小时，却不可能使一个人内心豁亮。

几千年，人活着，从来没有轻松过。而一个诗人的内心，就更加不能平坦。这不平，才支撑和诱使着一个人能不停地写下去。

把十几年的诗选出一些来印在一起，是一件好事。而自己偶尔打印一本“诗选”，只印30本，薄又随意，那也是一件舒服的事儿。说到底，一个人的诗，并不是为了“文化”而写作的。

王小妮

总 序

谢 冕

中国女诗人的创作有很长的历史，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李清照，她成为宋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词传诵至今，历久而不衰；又如朱淑真，她的准确生卒甚至不可考，而她的断肠词却令后人一唱三叹。在以男性为中心，且有很严格的封建体制的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只是缝隙中的一道微光，而且多半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在漫天的暗黑中带给人们以意外的惊喜。数千年来，中国女性用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想要打开窒息她们的青春和生命的黑屋，她们也用诗，但往往只留下一声声清婉的悲吟。女性诗歌是中国历史长天中的断续的雁鸣，装点着萧飒凄迷的无边秋景。

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烟迷漫的年代，忧患的驱使，外面世界的冲击，受到启蒙的一部分女性终于摆脱传统的桎梏，开始让自己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壁垒，聚焦于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途中成为诗人，但其目标也只停留在争取和男人扮演平等的角色上，几乎无暇顾及甚至而有意忽略性别的差异。秋瑾是这100年中出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她有很大的才情，也写很好的诗，但她宁愿让人们看到一位骑着战马、挥舞宝刀的豪侠的身影，而不是充

满闺阁情趣的才女。她最后为自己的理想捐躯，她的牺牲甚至比男人还要惨烈。

艰危的时势和动荡的政局，使千千万万女性从绣楼和客厅走上社会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人们也卸下脂粉裙钗，宁肯忘却自己的女儿身，和男人一样的在社会运动中驰驱。她们把诗神冷落了，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谁都会这样做的，何况是那些充满诗情的、对痛苦的大地怀有深深挚爱的、敏感而细腻的灵魂！

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蓬勃的文学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争取和男人一样写作权力的女性的写作，而很少是在内涵上和女性的性别觉醒相联系，显扬仅仅属于女性自身属性的那些方面的女性诗歌。迄今为止，中国不曾有女权运动，因此，这些女性写作几乎很少和女性主义的潮流发生关联。

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这恐怕是本世纪70年代结束社会动荡和思想禁锢之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战乱频仍，安定宁静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梦境中的向往。只是从70年代末起到现在，才出现了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未有过的、至少长达20年的战烟平息的和平环境。艰难时势造就英雄，动乱的年月恰好为男人的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时代也把机会平等地给了女人，但这都是以抹平女性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花木兰的故事，即是一例。

战乱的终结，终于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而丰裕的境遇。人们戏称当今文学新时期是“阴盛阳衰”，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也在诗歌领域中，女性作家的创造力和总的成果超过了，至少是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人们关注的是外部广阔的世界；和平岁月就不同了，人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回到细部，这时，女性的细微、敏感、温婉和深切，顿然使文学的天地辉煌灿烂起来。

从中国新诗史来看，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其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且未形成大的格局。集团式地大批涌现，量与质并重而高水平的突起，则是晚近20年间的事。这从全局来看是如此，若把视点集中于每一个女性诗人上，其笔下涌现的，更是多姿多彩，丰富而厚重。这些诗，除了继续和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保持联系外（这是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如此的），更把诗的触角伸延到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层面上。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传统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家园、土地、社会的关怀，还看到在新的环境中生长的女性对于她们处身其中特殊的文化境遇的思考和把握，并以她们特有的直觉与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这样的女性诗歌，当然是在形式上和内涵上较之以往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拓展。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坚卓，无论是对照古典诗歌的长河，还是相比于新诗前60年的进程，都无疑是一次“创世纪”意义的拓殖。她不仅以其与当代男性诗歌同步并进的规模和成就，充填了一个巨

大的历史空缺，且以其富有朝气的新鲜质素和非凡的表现，拓展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空间与艺术空间，也为汉语诗歌加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一宏大的女性诗歌进程，或可更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未来之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豪和欣慰！

从阅读到研究，从个在到整体，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均已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效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之梳理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至今为止，虽然已有不少这方面的选本问世，但依然缺乏一次高水准、集约性的展示。基于这样的思考，也基于以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实力的估价，一个宏大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构想就此形成。参加这一文库编选工作的是国内一批卓有建树的诗歌批评家，更得以多年来在新诗出版方面享有盛誉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斥巨资隆重推出。这样，这套以规范化的体例和体系的规模所成就的诗歌文库，向读者展示的，就不仅是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实绩，也是代表着当代高水准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出版的实绩；以此作为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检视和总结，也期望由此对未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产生强力的推动和久远的影响。

1996年12月1日于北大

一个人怎样飞起来

徐敬亚

我经历了她近20年来的全部时空，全部背景。我亲眼看到了一个个字，从白纸上浮现出来，像手冲破水。一行行白栅栏一样的诗，像小院子似的围着她，像浓荫的城堡，簇拥着她。

她，像街头上任何一个人那样活着，安详地洗衣、煮饭。读着字，写着字。她把一些字，从天堂的辞典里，像沙场秋点兵一样轻柔地取出来，巧妙地抽出一丝丝纤细的光。她靠纺织着那些光，额外地活着。她自造了帝王的高傲，用来默默地抵御着漆黑无边的庸碌和盲昧。她把一个无比精密的工作室，深深地设置在灵魂的最上方。一幅幅像写意画一样的汉字，像她一样柔和、灵透。在用手一撇一捺写出来的笔画中，散发着我妻子那一层常人看不见的、蓝幽幽的光晕。

我似乎一直拖欠着一种正视。

我一直与她的工作室相邻。我却从未公开专注过她的诗。我是一个麦田里武断挥刀的收割者，我却一直没有为世界收获身边这一串金黄的麦穗。

不是由于暧昧的亲情，不是因为形而下的得失。是一个更为严厉的声音，日日年年，在我向着其他一切文本发出放肆的辨别

时，它一直潜藏地对我进行着最近距离的拷问。我离它们这样近，近得像端详着镜子里我自己的容貌。我可能像惠特曼所写的三封自我夸赞信那样承受世俗的误解。更加可怕的是，在与它无微不至的接近中，我可能恰恰承担着一种危险的篡改，我旋转的文体可能会伤害它的宁静，我偏激的目光可能丢开它而进入自我编造。或者更加细腻地说，在最近的溶解中，我个体的判别意识本身，很可能成为它万有引力般的第二个同谋。

我曾经等待。然而，我等待到的那种失望，几乎是对群体的失望。一只只仅仅会拆解零件的机器之手，在扑动着的蝴蝶面前，除了说出“美丽”两个字外，一筹莫展——可悲的是，我自己至今的全部智慧，也包含在这一只笨拙的手里。

那把进口的直尺，那用来测量齿轮的理性机器，在它的面前找不到缝隙。我常常以为抓到了它，最终发现，抓到的仍然是我自己的全部手指。它似乎是一团带着谜的雾，含着巫术一样不着边际的光晕。它，像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样难于品评。

这光晕，是她唯一的、无二的诗的光晕。在当代中国艺术界，没有一个人能取替她。她可能走出了人们已经习惯的视野。

门前，我们亲手种下的树，已经长到了四层楼的高度。它像一把倒立着的扫帚，每天清洁着那遥远高渺的白云。两个人，一起走过了那么多年坎坷与散漫的日子，有无数次的眼睛与灵魂的对望。我只是知道：诗，是她一生也离不开的、特定的活法儿。

捕捉智慧的蝴蝶，一直是我个人的爱好。我明知道，追赶那两瓣交错、闪动着的薄片，可能一次次扑空跌倒，但我相信终能抓到它。

现在，我只能像她一个最近的邻居那样，替她的那些不明飞行

物填写某种注释式的履历。

最初的真诚和清新

在中国，一个叫王小妮的人写起了诗，可能是这个国家在六七十年代中一次城市向农村人口倾泄的一个小小艺术后果。

久居都市的王小妮，在60年代末那一场大雪中，突然变成了一名农村泥房子学校里的中学生。那些保持着自汉代以来耕种方式的农业景观，使流放般的生存中露出了一种揭开皮肉的生命新鲜。从来没听说过、没有看到过的天地相映、人畜互怜的自然风貌，不能不使一个初级都市人的意识发生某种倾斜与偏离。

两年后重新回到城市，是由于国家对落魄干部们，包括他们的家属所发出的一次微笑。而再过两年后她从城市中学毕业只身又一次返回农村，则是由于一种认为青年背离了农民的时代不安还没有消散。

最初的被发现，不是由于诗，而是由于画。在编辑一份知青小报的几年中，王小妮成为那个丘陵县里山野闻名的小小画家与文人。

70年代末，作为被中断了的高等教育第一批科举式的受惠者，王小妮离开县城时，甚至还带着一点点成功后的眷恋。而正是在那时，一种全面审视历史与文化的目光，正在中国思想界和高等学府里大面积地浮起。在东北那所大学里，曾经有一个名为“赤子心”的七人诗社，应合着全国几十所大学里的社团波澜，在整整四年中，这个诗社在艺术与学术的双重意义上与当时全国诗歌的最高兴奋保持着同步。

在小小的七星中，王小妮的光，独特而美丽。

她总是埋着头，把老师絮絮的声音也深深地埋进桌面。她站起来，走过我桌子旁边，飞快地扔下一迭纸……她又回到了某个小村。她说她还是村里那棵玉米，她还是灶里的那堆柴禾……她看见山坡上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用火的方式偷吃年轻的黄豆。她看见他们的嘴很黑很黑，他们的镰刀很白很白……她能写得极快！她几乎可以一天写出十几首诗。

七个学生诗人之间最早的文艺批评，并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肆意地、胡乱地，甚至带着残酷，在每一个人的诗上写出恶毒的攻击，是我们最得意、最快速的“中央全会”和“首长批示”。当然，在被某一精彩光斑击中时，每一个人都发出过完全丧失尊严、丧失自信的不由自主的吹捧。

她写得极快，改得也极快。收回遭到了满篇攻击的涂改诗稿后，她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把原来的一切几乎全部推翻。她在那再次飞快扔下的纸上写着：传阅！

在中国重建一种人文秩序的前夜，王小妮以她的天资敏感与发自内心的善良，无疑地充当了一个农业文明的救赎者。她把轻柔的善意之光，倾泻在她曾沐浴过的纯朴民心与自然之中。她，从来不是一个温吞吞的灵魂！即使在最早期的那些诗中，连她的善良与同情，也含着尖锐的刀刃。那些缝合着城市与乡村的直白表述之针，细而深入。

在装腔作势的80年代初，王小妮口语化的诗，显得格外醒目。被后来很多诗集大量选刊的她那两首“印象诗”，向后人证明了她早期所达到的抽象高度。她绝不是一个只会写白色炊烟的人。那些平凡句子里深藏着的某种锐利锋芒使人们感到了她内存的深

度。“赤子心”诗社的人都会记得，在1980年春那令她心脏不宁的清明节，在白色的医院里，她曾写出过几批与《我感到了阳光》、《风在响》等具有同等水准的短诗。

诗的直觉，是俗人不可逾越的天才素质。但在最初起步时，她与朦胧诗的中坚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差距，不是素质的差距！只是时间与机会的差距。

北京，作为朦胧诗的主要策源地，它从来就没有与外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在全国都胆小怕事般地蒙昧之际，从1970年初冬起，几本暗含着反叛意识的书，就先后在北京的文学青年圈子里流传——《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以及后来传达着西方诗智的《娘子谷及其它》、《洛尔珈诗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及复印纸上的《法国象征派诗选》……这种暗中的文化反叛，可以一直追溯到1962年，张郎郎曾与张明明（张恨水之女）、戴咏絮（戴望舒之女）和被捕自杀的郭士英（郭沫若之子）一起组成过一个半地下的诗社“太阳纵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那些书和前代暗含的启发，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歌先锋们，一直到“四·五”平反时，恐怕还在昆明湖的水边像普希金一样忧郁，在皇城的角落里像中学生一样抒情。

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妮在京城里第一次读到了那批复印的法国象征派诗歌，读到了韩波、瓦雷里和阿波里奈……而那些书开始流行的1970年冬，王小妮正在漫天大雪中在东北边远省份的土房子里读着破旧的中学课本。

诗歌的眼睛，恰恰是一点就破的精灵！它那简短的分行传染病，是一种比白喉还快速，比霍乱还凶猛的意识流行性感冒。在艺术的领域里，互相的启动感染，是群鸟飞上蓝天的必要空气——这